

历史时期南阳盆地与中原 地区间的交通发展

南阳盆地位于河南西部的唐、白河中上游流域，北至豫西山地山麓，东与桐柏低山丘陵接壤，南和襄樊平原衔接，西至丹江、唐河间分水岭，介于黄河流域与江汉流域、黄淮大平原与陕西关中盆地之间。古代南阳盆地与相邻区域的交通是南下唐、白河而达襄樊，西北取道武关直至关中。^①我们对于这几条水陆交通是比较熟悉的，关于南阳盆地和中原地区间通道的问题，则较为生疏。实际上，古代政治、经济重心的中原地区与富庶的南阳盆地之间的联系，不外乎两条路线：一条是取道于南阳盆地东北端方城县附近的缺口，自开封西南经许昌、襄城、叶县、方城以至南阳，方城缺口为此路的重要隘道，今姑名之方城路；另一条是从洛阳南下经临汝至鲁山，再沿沙河支流灊河和白河支流鸭河河谷，顺白河南下抵南阳，古称三泚路，今姑仍用此名。南阳地区通过这两条交通要道，直接和古代政治、经济的中心，著名的历史古都洛阳、开封相联系。本文试从这两条通道形成及发展的过程作一系统论述。

南阳与中原间通道形成的地貌条件

南阳盆地和中原地区之间通道的形成与地貌条件有密切的关系。横亘于渭河和汉水之间的秦岭山脉，向东迤邐到河南西部后，犹如扇形似地向东北、东南方向展开，形成为三支：北支为崤山山

脉；中支为外方和熊耳山脉；南支为伏牛山脉。各山脉于河南西部丛集在一起，构成了面积广大的豫西山地，高达海拔二千米左右，群峰巍巍，向东则地势逐渐降低，趋于分散破碎，最后没于河南东部的冲积平原。

伏牛山地与桐柏低山丘陵之间是南阳盆地，盆地的西、北、东三面群山环抱，几乎把盆地封闭包围起来，中间低下平坦，南与襄樊冲积平原相衔接。伏牛山向东延伸逐渐下降为低缓的丘陵，形成盆地东北端方城县附近的缺口，从而裂开了一条比较平坦的隘道，造成了交通地理上天然的有利条件，来往于南阳和中原间一般都要通过这个隘道。伏牛山地是由西向东的山脉，横亘于南阳盆地的北面，恰好遮隔了南阳北经鲁山、临汝至洛阳的去路，要翻越这样的高山峻岭是非常困难的。伏牛山南坡之鸭河（古称鲁阳关水，一名三鸦水 亦名鸦河）流入白河（古称清河）与盆地北面隔着分水岭有一条流入沙河的灊河（古亦名鲁阳关水，又名三鸦水，亦名鸦河）相对应 因此 古代人民由南阳北上至鲁山、临汝 就得利用这个地形上的便利条件，是南阳北通临汝至洛阳最近捷的通路，北魏以后专称此路为三鴉路，或谓之鸦路。这一带山地高峻，大部分是山路，鲁阳关正当要道之冲。三鴉路亦是古代南阳盆地和中原地区间的要道。

方城路和三鴉路两条通道，在古代交通、军事地理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也因各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区别而有所不同。

方城和三鴉两路远在春秋

战国时期已开拓成途

春秋时代 楚国地处江汉流域 占地辽阔 国都于郢（今湖北江陵县西北纪南城）后曾迁都于郢（今湖北宜城县东南）皆在江汉

流域平原，和中原华夏诸国的交通来往及军事战争上的争夺，并从南阳取道方城路和三鵙路。楚国为了加强北方边疆的防御，巩固其在江汉流域的统治地位，在北境建筑长城，称为方城，东段长城西起 县（今河南鲁山县东南）东至 淶水（今汝河）到达 泚阨（今河南泌阳 界）。到战国时代楚顷襄王时，又向西扩建西段，北连翼望山（今内乡县北湍河源处）南达穰县（今河南邓县）⁽²⁾。东段长城阻截了华夏诸国经由南北通衢方城缺口大道，西段长城阻塞了华夏诸国通过南北交通三鸦山路，向楚国侵扰和进攻。

从文献记载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当时方城路已经形成。《左传》襄公十六年（前 557 年）：晋荀偃、栾黶帅师伐楚，以报宋杨梁之役。公子格帅师，及晋师战于湛阪。楚师败绩。晋师遂侵方城之外，复伐许而还。”杜注：“襄城昆阳县北有湛水，东入汝。”《水经·汝水注》：“湛水之北，山有长阪，盖即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也。”按昆阳县即今叶县，县北有湛水，是汝水支流，湛阪乃因临湛水而得名，许国在今许昌县东三十里，⁽³⁾晋师既败楚师于湛阪，进而侵及方城之外，其欲由今叶县向南进入方城县隘道，进侵楚国北境，结果为楚长城所阻，伐许而还。

及至战国时期，方城路交通较前更为发达，因其是楚国和中原华夏各国的交通要路，故当时专称为“夏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索隐》引刘氏云：“楚适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为左，故云夏路以左。”

战国楚怀王六年（前 323 年）所制鄂君启节铭文，系统而完整地记载了水陆交通路线，为我们探究战国时代方城路交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舟节铭文记载：“自鄂往 逾汝（湖），上 澧（汉），庚 厲（鄢）庚 荳 棘 阳。”是指航程从今湖北鄂城出发，由长江水路换入今鄂城、武昌之间吴塘、梁子、牛山、汤孙等湖路，溯汉水而上，经过鄢城（今湖北宜城县南十五里郑集之楚王城）再溯白

河及其支流溧河而上 经过棘阳(今河南南阳县南 溧河之北)棘阳向北 改走陆路 车节铭文记载：“自鄂往 庚阳丘 庚旂 方 城。”这是先取水路至棘阳，再舍舟乘车，东北抵阳丘（今河南方城县东六里）出楚长城方城旁边伏牛山隘口的小城 也名方城 约当今河南方城县东北、叶县界上的保安镇）然后通往豫南、皖北诸地。⁽⁴⁾由此可知，战国时代通往中原，先利用白河及其支流溧河水路，然后改行陆路，走的就是方城路，足证方城路在当时确已成为楚国通往中原诸夏的主要大路。

东晋南朝的地理学者和地理著作，对春秋战国时期由南阳通往中原各国的方城大路 也有确切的记录。《续汉书·郡国志》南郡襄阳下刘昭注引《荆州记》曰：“襄阳旧楚之北津 从襄阳渡江 经南阳 出方关 按指方城之关）是周、郑、晋、卫之道。”《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五襄州下引《襄阳记》云：“楚有二津 谓从襄阳渡沔 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通周、郑、晋、卫之道。”

三鷄路也已辟为通途。《史记·魏世家》魏武侯十六年（前 380 年）：“伐楚 取鲁阳。”《正义》：“今汝州鲁山县也。”又《史记·赵世家》惠文王九年（前 290 年）：“赵梁将 与齐合军攻韩 至鲁关下”。《正义》：“刘伯庄云 盖在南阳鲁阳关。”按唐鲁山县 即今鲁山县 则战国鲁阳 即今鲁山县 鲁关即鲁阳关，《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一邓州向城县：“鲁阳关 在县北八十里。”按唐向城县 即今南召县东南皇路店，⁽⁵⁾则鲁阳关在今皇路店北八十里；亦在今鸭河（即古鲁阳关水）源北七里。⁽⁶⁾魏、赵两国皆欲从鲁阳关谷道进入南阳 足证三鷄路在战国时代早已成为通途了。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交通盛况

秦汉时代南阳地区的宛（今河南南阳市）因位于关中、河洛、

江淮之间交通要冲，民多从商，商业发达，《盐铁论·力耕》：“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成为当时联络南北地区的最大商业城市和经济重心，《史记·货殖列传》：“南阳西通武关、郟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南阳迤北属颖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县），宛与颖川之间的交通是很频繁的。故《史记·货殖列传》曰宛“交通颖川”。自宛北至颖川，就是走方城路。从秦汉至南北朝，方城路是一条重要大道。秦末，刘邦与曹参从洛阳向南攻犇（今鲁山县东南）战于阳城（即汉代堵阳县，今河南方城县东六里东），然后取宛，⁽⁷⁾即经由方城大道。王莽末，刘秀自南阳北攻昆阳（今叶县），下颖川；⁽⁸⁾东汉建武三年（27年）光武帝刘秀亲征屯据淯阳（今河南南阳县南六十里）的邓奉，从洛阳经叶（今叶县西南旧县）堵阳；⁽⁹⁾建安二年（197年）曹洪自许（今河南许昌县东）南征割据荆州的刘表，破表别将于叶、堵阳、博望（今南阳县东北）；⁽¹⁰⁾西晋永嘉末，十六国汉刘曜攻占洛阳，秦王邲南趋许、颖，至宛；⁽¹¹⁾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年）伐齐，攻赭阳（即汉堵阳），引师而南，至宛，⁽¹²⁾都取道于方城路。

《水经·洧水注》：“清水西南径史定伯碑南，又西为瓜里津，水上有三梁，谓之瓜里渡。自宛道途，东出堵阳。”正由于从宛出堵阳的方城路是重要通道，故在方城路所径的清水渡口瓜里津上架设了三道桥梁，成为当时重要津渡。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分裂时期，南北双方在南阳、襄阳间的争夺战争较为频繁，三鵝路因此而日益重要，很少见于记载的鲁阳关因而经常出现。366年前燕慕容暐遣赵盘自鲁阳进戍南阳；⁽¹³⁾378年，前秦苻坚派苻丕、苟苌等进攻襄阳，石越帅精骑出鲁阳关；⁽¹⁴⁾497年，北魏孝文帝进攻南阳，董峦从洛阳南走，次鲁阳，过南阳；⁽¹⁵⁾547年，东魏韩轨围侯景于颖川，荆州刺史王思政以步骑万余从鲁阳关向阳翟，⁽¹⁶⁾皆取道于鲁阳关水谷道。鲁阳关一带山地

险陡高峻，路途崎岖艰难，张景阳诗云：“朝登鲁阳关，狭路峭且深。”⁽¹⁷⁾远不能和平坦的方城路相比，但为南阳和洛阳间最近捷的通道，近捷是交通发展的重要条件，所以当时一般就容易取道于此路。

由于三鵁路是宛、洛间最近捷的通道，所以北魏自迁都洛阳以后，非常关注这条道路的通阻。孝昌元年（525年）二荆、西郢群蛮断三鵁路，道路不通，孝明帝立即发兵分道征讨。⁽¹⁸⁾

所谓三鵁路，是指自古向城（今南召县东南皇路店）向北行为第一鵁路，由分水岭（今南召县东）鵁河、灋河源于此，南北分流，而北为第二鵁路；再从鲁阳关北至鲁山为第三鵁路。⁽¹⁹⁾鲁阳关水名为三鵁水，与此有关。三鵁路是相传汉光武帝刘秀于此失路，得鸦引于马前而得名。⁽²⁰⁾鵁、鸦字同。三鵁路既为交通要道，故北周时于鲁山县西南十九里三鵁路上设置三鵁镇，⁽²¹⁾作为控扼要道的军事重镇。

东晋南北朝三鵁路交通之所以较以前兴盛，是由于南北双方战争频繁之故。这是一条间道，只有出奇不备，才取道于此。清初舆地学者顾祖禹说：“三鵁盖出奇之道也。”⁽²²⁾

魏晋南北朝时代方城隘口的水道交通

方城附近的缺口不但是陆路通道，而且有水道相流通。《水经·沅水注》：“菘水上承赭水，东流左与西辽水合，又东，东辽水注之，俱导北山，而南流注于菘。菘水又东北，于沅阳县北，左会沅水。”又《水经·涓水注》：“赭水出赭阳县北山，……下注为湾，湾分为二，西为赭水，东为菘源。”

按《水经注》记载的赭水，即今唐河上游，沅水即今舞河。唐、舞二河同出今方城县北山，唐河西南流，下游合白河注入汉水，舞河

东流,下接汝水入淮水;二河一东一西,相去不过二十余里,并向南流,至赭阳县东西分流。现今二河之间并无水道沟通,但在北魏时代则有茱水上承赭水,中合东、西辽水,下注洧水。赭、洧之间因而得以通流。据《水经·洧水注》记载,茱水上承赭水处的上游有陂潭二泽,下游有东、西二陂,这应该对蓄节赭水流量,使其分流东泻,通过低平的方城缺口,注入洧水具有一定的作用。《水经注》的记述,如果确是反映原著时代的地理情况,那就可证明魏晋南北朝时代方城缺口附近茱、赭、洧水是相互通流的。

水道相互流注贯通是否能泛舟通航呢?关于这一问题,因史文阙佚,未可遽下定论,只能从历史所提供的一些迹象来加以推求。

魏黄初六年(225年)文帝曹丕谋伐孙吴。当时连接黄、淮河的是以蕞荡渠为基干,以洧水、睢水、涡水、汝水、颍水等为分支的运河网,是中原和江淮间的主要航路,曹魏南下伐吴,必由此运河水系;“以舟师自谯(今安徽亳县)循涡入淮”。同年又在召陵县(今河南鄆城县东四十五里)北通讨虏渠,⁽²³⁾推测其开凿的目的,是为了运输南阳地区的粮米以供军需,这样,运载南阳地区粮米的舟楫,可以从泚水(今唐河)溯赭水、茱水、洧水入汝水,由汝水经讨虏渠,直循颍水东南下淮,使伐吴的军队能直接得到军粮的接济。讨虏渠的开凿,南阳和中原之间的水运联系因此而加强。

《资治通鉴》一书提供了有关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可资参考。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桓天生自称桓玄宗族,与雍、司二州蛮相扇动,据南阳故城,请兵于魏,将入寇。丁酉,诏……假护军将军陈显达节帅征虏将军戴僧静等水军向宛,叶雍、司诸军皆受显达节度,以讨之。……天生退保泚阳,僧静围之,不克而还。……天生又引魏兵寇舞阴,舞阴戍主殷公愨拒击,破之,杀其副张麒麟,天生被创退走。三月,丁未,以陈显达为雍州刺史。显达进据舞阳城。”⁽²⁴⁾陈显达是率领水军征伐桓天生,故追击魏兵不自叶北向襄

城而东据沔水上的舞阳很可能就是经由赭水、茱水下沔水的。

茱水何时湮塞，根据现存的史料来看，隋唐以后已不见于记载，可推知茱水湮塞大约在隋唐时期。

第一个注意到赭水和沔水相通流的是清儒全祖望，他在解释，《史记·河渠书》于楚“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一句记载时云：“《水经注·滌水篇》，滌水合泚水。《沔水篇》，沔水亦合泚水。而《泚水篇》，泚水合澧水以入淮，是皆淮之属也。乃《泚水篇》，泚水又合堵水，又合滌水、沔水以入涇水，堵、涇二水，则皆汉之属也。夫淮通汉，则即已通江矣。是吴之通淮于江者在下流，而楚之通淮于汉以通江者在上流也。《史记》之言，亦别自有据也。”⁽²⁵⁾

按楚“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的运河所指即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所开凿的邗沟。《左传》哀公九年（前486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此地春秋末年属吴，前473年越灭吴，邗沟地属越国，前306年越亡地入楚，则邗沟地又属楚。全氏分析仍属错误，但他能够窥见沔、赭二水相通流这一点，确是很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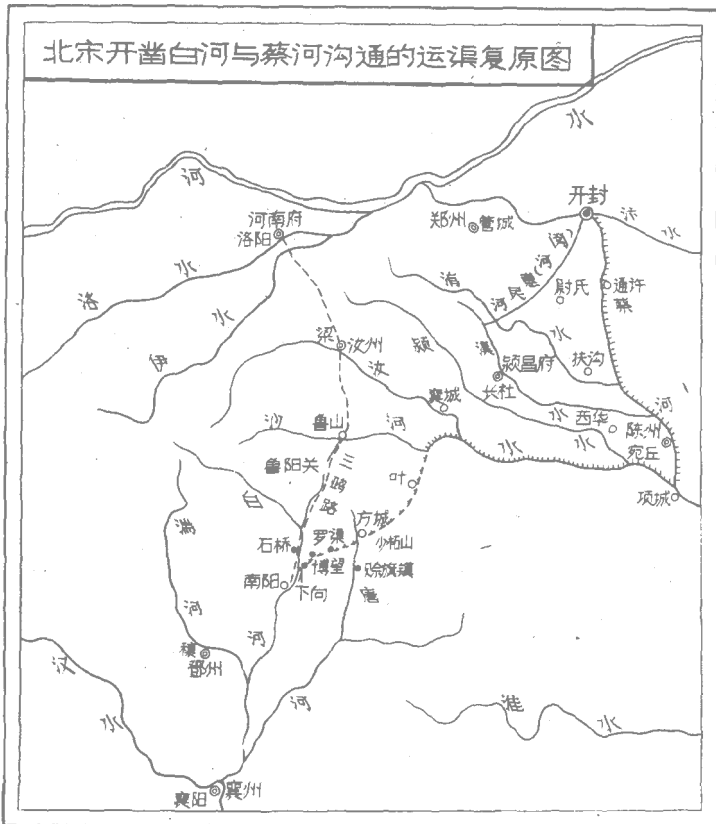
北宋在方城缺口两次开凿白河与蔡河沟通的运渠

唐宋时代方城路在交通、军事地理上仍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攻陷洛阳，至德元年（756年）南阳太守鲁炆“将岭南、黔中、襄阳子弟五万人屯叶北，以备禄山”。⁽²⁶⁾鲁炆为安禄山将战败，“自颖川（按颖川郡即许州治长社县，即今河南许昌市）走保南阳”。⁽²⁷⁾由于鲁炆坚守南阳，“赖炆奋命扼其冲要，南夏所以保全”。⁽²⁸⁾

唐代中期以后，封建政府经济的维持全仰于江南的供给，北宋

时期南方经济已成为封建政府主要的财富泉源，直接牵动着统治政权的存亡。北宋建都开封，充分依靠汴河水系运输来加强对江南财富的剥削。可是汴河只是便利于中原与江淮下游地区之间的运输，对长江中下游和汉水流域而言，取道汴河，总觉绕行过远，甚为不便。因此，北宋封建统治者就注意到了方城缺口地势比较平坦，有开凿运河的可能性，二次动员劳动人民，兴修沟通白河与蔡河的运渠工程，试图打通开封和南阳间的水路航运。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 太平兴国三年 978 年 正月，京



西转运使程能献议 请自南阳下向口置堰 回白河水入石塘、沙河，合蔡河 达于京师 以通襄、潭之漕。上壮其言而听之。戊戌 诏发唐、邓、汝、颍、许、蔡、陈、郑丁夫及诸州兵凡数万人 以弓箭库使阳武王文宝、六宅使李继隆、内作坊副使李神祐、刘承珪等护其役。崭山堙谷 历博望、罗渠、小祐山 凡百余里。逾月 抵方城 地高 水不能至 又增役人以致水 然终不可通漕。会山水暴涨 石堰坏 河不克就 卒废焉”。

按今南阳县新店镇北六里有夏响铺，下向、夏响音同字异。博望 即今方城县西南博望 罗渠 在今方城县赵河镇西南三里 小祐山，《宋史·河渠志》四作“少柘山”当是今方城附近的罗汉山 石塘，是叶县东北二十五里之石潭河；沙河 即今沙河，东流入汝水，和颍水相通。蔡河为宋代漕运四河之一，在开封城内接闵水（开宝六年改名惠民河）后，出城东南流经通许县西、尉氏县东、扶沟县东、太康县西、西华县东、淮阳县东一里，南至项城县蔡口镇入颍水。

运渠工程选择在下向口 引白河水东北流 经博望、罗渠、少柘山、方城缺口 再东北流入沙河 使白河水与沙河、汝河、颍河、蔡河相通。由于方城附近平坦的有利地形，经过数万丁夫、兵士的艰苦努力，终于使白河和黄淮水系相沟通。但南阳盆地的地势是由北而向南倾斜，北高南低，唐白河干支流分水岗地高于沿河谷地，方城缺口丘陵地形总比盆地平原高峻；白河是由北而南流的，而运渠自西南趋向东北，这和白河水流的自然趋向是相违背的。而且白河水量大 流力湍急，一旦洪流暴涨、倾泻 人工的石堰工程就被冲坏，溃堤决口。加之当时社会条件和工程技术的限制，新开河道终归湮废。

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曾再一次大力开凿 也未获成功。《宋史·河渠志》四 端拱元年 供奉官閤门祗候阎文逊、苗忠俱上

言：“开古白河可通襄、汉漕路至京。”而古白河终不可开。”清初顾祖禹对北宋二次引白河工程的失败，下了一个评论：“盖地势悬绝不可以人力回也。”⁽²⁹⁾北宋封建统治者为了解决向京师漕运江汉和湘潭地区的粮米、物资问题，驱使数万军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难以估计的代价，始终未能达到预望的丝毫成效，这显然和自然地势、工程技术的局限有密切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在设想沟通白河与蔡河间运渠路线选择时，没有利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茱水故道，推测其原因，一方面是茱水已湮塞了较长时间故道不易恢复另外沟通泃水较之沟通沙水的航道更为迂远，交通的近捷，是考虑开凿运渠的必要因素，这也是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改造自然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经验的结果。

至于唐宋时代的三鹄路仍是南阳和洛阳间的交通要道。《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一邓州向城县鲁阳关“今邓、汝二州于此分境，荆、豫径途”。《太平寰宇记》卷八汝州鲁山县：“三鹄路在县西南七十里接邓州南阳县界。”

元明清时代交通盛况

元明时代方城路仍是当时的主要通路。元代在全国主要交通大道上都设置了驿站，以有利于官吏和商旅的来往。据《经世大典》记载汴梁今开封市至南阳的方城大路设置雀桥、尉氏、洧川、许州、襄城、叶县、保安、裕州、博望、南阳等驿站，每站都配备了相当数量的马匹和车辆，⁽³⁰⁾这就构成了一条系统的交通干道，对促进南阳和中原间的交通发展和经济交流有一定的作用。明陶承庆、刘大易《华夷风物商程一览》书中所载北京至贵州、云南一路，道经郑州、南阳，郑州至南阳一段所经程站为新郑、石固店、襄城、

叶县、保安、裕州、博望驿 即方城路。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世宗朱厚熜南巡承天(今湖北钟祥县)相度显陵 自京师出 沿太行山东麓抵郑州 趣方城路经南阳、襄阳、宜城 至承天 世宗北还 复由原路归京。⁽³¹⁾ 明崇祯九年(1636年)李自成、高迎祥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从鲁山县经叶县,取道方城路至南阳。⁽³²⁾

清代方城路不仅是南阳和中原间的重要通道,也是京师与湖北间往来的大道。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王昶奉使湖南、湖北后归京,⁽³³⁾ 同治十年(1871年)洪良品从湖北入京,⁽³⁴⁾ 皆自襄阳至南阳,趋道方城路抵郑州,渡黄河沿太行山东麓至京。

交通与市镇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的,促进市镇繁盛的重要因素,是与它相关的便利的交通运输网。方城路是南北交通系统的中轴,南来北往的物资,在这里汇集,促进了沿途市镇的兴盛。南阳县东北九十里的赊旗镇“地濒赭水 北走汴、洛”,⁽³⁵⁾ 从长江、汉水来的舟楫 溯白河、唐河至赊旗镇 复陆行经方城路至开封、洛阳 适当水陆交通枢纽,成了南北地区物资的汇集中心。“是一个在东北方面各省和中原、西南方面各省之间一切商品运输的集散地。经过这条路 货物可以便利地从湖北、四川、湖南等运输到河南、山西和直隶的某些部分,那末,它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³⁶⁾ 光绪《南阳县志》卷三“洧水以东 唐、泌之间赊旗店 亦豫南巨镇也。南船北马,总集百货 尤多秦、晋盐茶大贾 居民率游手足食 不事蓄聚 乍富乍贫 习俗奢靡。……乾隆、嘉庆中置巡检司 设营汛 咸丰军兴 樵关其市 岁税常巨万。”民国《河南省地志》下编“赊旗镇人烟繁密,有街七十二。清代商务繁盛,南船北马,辐辏于此,颇与朱仙镇相似。”随着交通和经济日益繁华 据说当时赊旗镇人口超过了十万,呈现出车舟节比、人烟稠密、货物富饶、商业殷繁的一片繁荣景象。

关于三抵路交通的史料比较缺乏,只能从清代方志记载中来看这条道路的交通情况。清代南阳通往洛阳的三抵路,来往还很频

繁，故南阳县北的石桥镇成为绾毂白河南北水陆交通的重镇。乾隆《续河南通志》：“自南阳石桥以北至陕州双观音堂 凡数百里 皆鹾路也。”光绪《南阳县志》卷三《建置》：“县北诸镇莫大于石桥 宋南阳六镇之一也。金张履坦、郭宣道尝居焉。北道三鹾 通汝、洛 南循洱、洧 乘涨之郡 瞬息可至 绾毂水陆 号为繁富。”

其时三鹾路交通 大抵由洛阳经汝州、鲁山 取道陆路 再自石桥镇乘舟循白河南下至南阳 反之 从南阳溯白河北上 至石桥镇，舍舟登陆 取三鹾陆路历鲁山、汝州 达洛阳。

城镇的形成与交通的发展是相互制约的，石桥镇的繁盛是依赖于三鹾路的畅行。由于三鹾路交通的便利，促进了这一带附近聚邑的兴起，“南通宛邑 北通鲁阳”的南召店 因“生齿渐繁”经济繁荣 明清二代相继于此设县建城，“以便控驭”。⁽³⁷⁾由此可见明清时代三鹾路交通发展的盛况。

近现代通道的衰落和今后的展望

清末民国初年以后 方城和三鹾通途渐趋衰落。地处水陆枢纽的赊旗镇“商贾日稀 近益就衰矣”⁽³⁸⁾；“商务骤衰”，⁽³⁸⁾人口显著下降，⁽³⁹⁾这与方城路交通的衰落是相制约的。三鹾路通途更是荒芜，与往昔交通盛况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促使二条通途衰落的原因，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京汉铁路的筑成和通车 成了纵贯南北交通的主要联系线，因而车马舟楫的转运就为现代火车运输所代替。又由于唐、白河流泥沙积多 河床增高淤浅 严重影响了舟楫航行。加以旧社会的反动统治，无暇于交通的规划与修治，也是交通衰落的原因之一。研究过去，主要是瞻望将来。方城路（即今许南公路）与京汉铁路相连接，直接联系着南阳盆地与中原地区，担负着经济建设中物资运输的重要任务。由于南阳盆地东北端方城附

近有隘道缺口的有利地貌条件，曾为筹划我国中部南水北调的路线，1958年有关的科学、水利部门和查勘队提出了从丹江口水库引水，穿越丹江、唐白河的分水岭，经过唐、白河流域，通向方城缺口，经许昌、禹县、新郑等地，于郑州入黄河桃花峪水库，全长四百五十公里。⁽⁴⁰⁾计划中的南水北调方城线，大致相当于宋代的白河工程方城线，这说明了古代人民的设想和路线的选择，并非全无现实意义的。

总结南阳和中原之间交通的历史发展后，提出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仅供交通运输计划部门参考。历史上沟通今唐河和沅水的滎水故道，可以考虑恢复，这条河渠的复通，可加强南阳和河准之间的经济联系。三鷓路虽然路途险峻，迂回曲折，但它毕竟是南阳和鲁山、临汝、洛阳之间最直接而近捷的一条道路。从经济、交通事业发展的远景着想，对历史上的三鷓路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古代白河比今天河床深宽，水量足，水位高，故为舟楫所通行，这和今天不能通舟的情况有显著的差异，今后是否可以加以整理和疏浚，提高其水运价值，恢复其在历史上能通航的情况，值得予以考虑。三鷓路水陆交通的畅通和繁盛，也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

(1) 《汉书·地理志》后篇云：“宛（今南阳市）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水经·丹水注》：“丹水自商县东南注，历少习，出武关。应劭曰：秦之南关也，通南阳郡。”《读史方輿纪要》卷五二：“由河南南阳，湖广襄、郧，入秦者，必道武关。”

(2) 《水经·沅水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正义》引《括地志》。

(3) 《汉书·地理志》颖川郡许：“故国，姜姓，四岳后，太叔所封，二十四世为楚所灭。”《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二年：“改许县为许昌县。”《读史方輿纪要》卷四七许州：“许昌城，在州东三十里。按明清许州，即今许昌县。”

(4) 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再论鄂君启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

(5) 光绪《南阳县志》卷二《疆域》：“向城故城在县北七十里。今按丰山在县北三

十八里 又北三十里为皇路店 在今南阳南召界 盖向城故城也。”

(6) 《嘉庆重修一统志·南阳府·山川》：“鲁阳关水 在南召县鲁阳关南七里，一名三鸦水，一名鸦河。”

(7) 《史记·高祖本纪》、《史记·曹相国世家》。

(8) 《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上。

(9) 《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上、《后汉书·岑彭传》。

(10) 《三国志·魏书·曹洪传》。

(11) 《晋书·孝愍帝纪》。

(12) 《魏书·高祖孝文帝纪》下。

(13) 《资治通鉴》卷一〇一 晋纪二十三。

(14) 《资治通鉴》卷一〇四，晋纪二十六。

(15) 《魏书·田益宗传》。

(16) 《资治通鉴》卷一六〇 梁纪十六。

(17) 《水经·清水注》、《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一。

(18) 《资治通鉴》卷一五〇，梁纪六。

(19) 《通典》卷一七七《州郡》七、《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二、《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六。

(20) 《元一统志》卷三、《大明一统志》卷三〇。

(21) 《通典》卷一七七《州郡》七。

(22) 《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六。

(23)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据《水经·灋水注》 此处原为灋水所流经 当是魏文帝时加以通浚而已。

(24) 《资治通鉴》卷一三六 齐纪二。

(25) 《鲑埼亭集》 全祖望《经史问答》。

(26)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三。

(27)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唐纪三十四胡注。

(28) 《旧唐书·鲁炆传》。

(29) 《读史方輿纪要》卷五一 南阳府南阳县清水。

(30)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站赤七。

(31) 《俨山外集》卷六《圣驾南巡日录》、卷七《大驾北还录》。

(32) 《明史·卢象升传》、《明史·李自成传》。

(33) 王昶《使楚丛谈》 载《小方壶斋輿地丛钞》第六帙。

(34) 洪良品《北征日记》，载《小方壶斋輿地丛钞》第五帙。

(35) 光绪《南阳县志》卷三《建置》。

(36) Richthofens Letters 。译文承吴杰先生协助翻译，于此致谢。

(37) 康熙《南阳府志》卷六 明邢鸾《建南召县碑记》、清王师金《复设南召县记》。

(38) 光绪《南阳县志》卷三《建置》、民国三年《河南省地志》下编。

(39) 梁溥《南阳盆地》：“在距今五十年前 除旗镇商业还盛 据说以前人口超过

十万 现在仅一万七千人。载《地理知识》1955年第 3期。

(40) 1958 年 9 月 3 日《人民日报》：“汉水的今天和明天”；1958 年 10 月 29 日《人民日报》：“把汉水调进黄河”。

(原载《史学月刊》1964 年第 10 期)